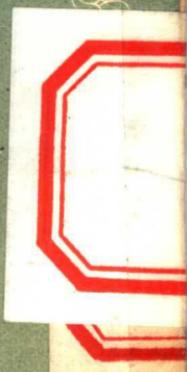


電影劇本叢書

哈森與加米拉

王玉胡 布哈拉著

藝術出版社



西雅圖本西西
晉森與加米拉

王國維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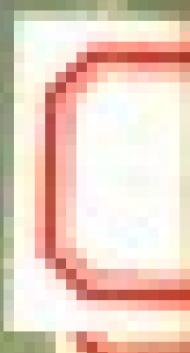
新亞書院印

新亞書院印

新亞書院印

新亞書院印

新亞書院印



電影劇本叢書
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哈森與加米拉

王玉胡 布哈拉著

藝術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：一六

本畫字數：五九〇〇〇

哈森與加米拉

著者 王玉胡 布哈拉

編輯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

出版者 藝術出版社
(北京東四牌樓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六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〇〇〇一—六〇〇〇
定價：三 千 三 百 元

內容說明

這個劇本敘述了哈薩克青年哈森與加米拉的曲折動人
的戀愛故事。這一對青年男女是忠實勇敢的人，他們爲了
爭取婚姻自由，與破壞他們的幸福的惡勢力——封建牧主
和國民黨統治者——進行鬥爭，歷盡種種苦難，始終不
屈，終於因爲新疆的和平解放而獲得美滿幸福的生活。整
部書以抒情詩的筆調寫出了他們的堅貞的愛情，富有哈薩
克民族鮮明的生活色彩。

—

夏天的拂曉。

晨曦透過朝霞照亮了東方；顯出起伏山巒和山間松林的烏雲輪廓。
朦朧的山坡上響起了高亢悠揚的歌聲。隨着歌聲，山坡上出現了羣馬和一個騎者的
影子，這是哈薩克青年牧工哈森。

東方昇起金色的彩雲，

愛人手臂般的光輝擁抱了我的心，

夜晚放馬時我一直在想念著你，

歡迎我吧，像這金色的黎明。

天色大亮了，羣山環抱的草灘多麼明媚動人；棉絮般的雲朵，銀塔般的雪峯，碧波
般的松林襯托着一頂頂毡房和毡房頂上輕輕飛舞的炊煙。

哈森繼續向草灘唱着：

高聲吆喝着挤奶的馬車，
手裏的柳枝細軟又鮮嫩，

白手巾綁着你美麗的容貌，

姑娘啊，你的絲線拴住了我的心。

這歌聲傳到一家中等牧戶的毡房裏，喚醒了一位微睡的姑娘，這姑娘叫加米拉。她凝神地聽着歌聲，臉上浮現極大的喜悅。

她情不自禁地向灶邊正在生火的母親說着：「媽，你聽……」

母親輕輕地噓了一聲，向正在酣睡的加米拉的父親瞥了一眼，示意女兒不要讓他聽見。

加米拉向父親看了一眼，她不由噘起嘴，翻着大眼睛，顯出很不高興的神色。她敏捷地披上一件外衣跑出毡房。

哈森趕馬下了小山坡，他望見了小河對岸的加米拉，於是唱道：

在額爾齊斯河對岸看見了你，
快把耳環做成船把我載過去。

假若你不高興，你不消願。

你就是天上的仙女我也不再理你。

他們雙方臉上浮起微笑，隔着明淨的河水用手勢傳遞着雙方的愛慕。

哈森沿着小河的彼岸向主人的毡房去了，加米拉仍依戀地望着他遠去的身影，直到她發現站在身後的母親才轉過身來。加米拉愛慕哈森並不隱瞞自己的母親，慈祥的母親也深深地同情着女兒，可是加米拉仍有些羞怯地跑回毡房去了。

哈森趕着羣馬到了阿吾力●，阿吾力的人們已經在等待他了。

「薩拉姆里克！」●哈森向迎上來的衆人問着早安。

衆人爲了擠奶追捕着一匹匹的馬駒子。

哈森用套馬繩套住一匹最頑皮的馬駒子。

牧主居奴斯的兒子帕的夏伯克也夾雜在人羣裏，他也拿着套馬繩，可是並沒有套馬，却放蕩地套了一個年輕姑娘。

● 聚居在一起的毡房，類似村落。

● 問候的習慣語，意爲「上帝賜福你」。

這個姑娘叫庫蘭，她掙脫繩索閃到一個名叫色立克的青年牧工身後。
帕的夏伯克大笑着。

色立克怒目望着他。

這時傳來一陣咳嗽聲，衆人有些恐懼地望着咳嗽的方向；帕的夏伯克也溜到一邊去了。

牧主居奴斯走出毡房，一個瘦弱的老奴僕提着洗臉銅壺跟在他身後。

居奴斯向衆人環顧一下，衆人悄然勞動着。

居奴斯蹲下來伸開雙手，老奴僕用水壺向他手上澆着水。

「水這麼熱，你想燙死我嗎！」居奴斯抖着雙手罵道。

老奴僕慌忙走回毡房。

人羣裏，哈森的父親正拴着一匹馬駒子。

哈森走過來說道：「爸爸，我來。」

父親：「你累啦，快去歇歇吧。」

旁邊拴馬的色立克也說道：「哈森，你快趁空去睡睡吧，等一會不知又有什麼活要幹呢！」

哈森聽了正要走開，忽然傳來一匹馬的長嘯。哈森向馬叫的方向看去，不遠的馬樁上拴着一匹駿馬。駿馬搖頭擺尾像是向哈森打招呼。哈森微笑地望着駿馬。這時傳來居奴斯的叫聲：「哈森！哈森！」

哈森轉過臉，居奴斯豎眉厲聲地向他罵道：「你聾啦！沒聽見馬叫喚！明天賽馬我的馬佔不了第一，你就別想再給我放馬！」

哈森不悅地向駿馬走去。

老奴僕提來換過的水，居奴斯洗着臉。

哈森到了駿馬旁邊，駿馬親切地吻着他的衣襟和手掌。

哈森不悅的心情消失了，開始愛撫着駿馬光滑閃亮的身軀，對駿馬喃喃私語：「我的寶貝啊，我爲你忙了一個多月啦！明天賽馬，灘裏各部落的好馬都來啦。你聽見嗎？都是好馬啊！你一定跑到前頭！聽見嗎？放心吧：你會跑到前頭的。走吧，咱們到河邊去。」

加米拉在房旁邊，十幾隻老綿羊被加米拉串連成一個擠奶的隊形。她提來木桶，蹲到綿羊旁邊開始擠奶。隨着她靈巧的手指，奶汁像箭一樣噴射在小木桶裏。忽然傳來小

羊羔的叫聲，老綿羊急躁地擺動身子，奶汁噴射在加米拉手上。

「鬼東西！我不會擠乾的！」加米拉向老綿羊稚氣地說着。

小木桶裝滿了漂浮潔白的奶汁。她放開老綿羊，小羊羔跑過來吃着老綿羊的奶。她把垂到胸前的一條條的小髮辮甩到背後，臉上流露着對老綿羊和小羊羔的無比熱愛。

她提着奶桶到了門口，碰上母親提一個水桶出來，她放下奶桶說道：「媽媽，我去。」她說着奪過水桶。

母親：「好孩子，累啦！我去了。」

加米拉：「不累。」

「不累？看！」母親說着擦掉加米拉頭上的汗珠，並順勢在她的前額親吻一下。

「媽媽，我去啦。」加米拉說着撒腿跑開，母親被她帶動，幾乎摔倒。

母親望着女兒跑開了的背影不由疼愛地說道：「心愛的馬駒子！」正在旁邊劈柴的父親也不由插了一句：「哪像個女孩子！」

哈森到了河邊，駿馬喝着水。

「行啦，不能多喝啦。」哈森說着把貪飲的駿馬拉離水面，又愛撫着牠。

突然一塊石頭在哈森面前落下，水花飛起濺了他一臉。

哈森回轉身時，加米拉已在她面前頑皮地大笑着。

「是你！」哈森說着追過來，他捉住了加米拉。

「叫人看見！」加米拉說着掙脫開，並用大眼睛向阿吾力瞥了一下。

哈森與加米拉安靜地坐在水邊，水面上映出他們的浮影。

他們沉默着，加米拉摸着自己的髮辮，哈森摸着自己的馬鞭，誰也沒有看誰，可是他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。

哈森：「明天西遊牧過喜事你知道嗎？」

加米拉：「知道。」

哈森：「去嗎？」

加米拉：「你呢？」

「還能少了我！」哈森說着瞥一下他的駿馬，駿馬正揚起頭抖擻着身子。

哈森：「去吧，咱們一塊去。」

加米拉沒有說話，她只微微地點點頭。

這時加米拉阿吾力的頭目伯爾得和杜斯波爾阿肯●等人騎馬向河邊走來。他們帶着獵犬，是到山裏打獵的。他們發現了哈森與加米拉，阿肯示意別人不要驚動他們，便悄悄地掏出東不拉●有趣地彈起來。

哈森與加米拉回轉身，阿肯等人到了跟前，哈森與加米拉有些不好意思地站起來。
阿肯望着這兩個可愛的青年人，興致勃勃地編唱起「快板」●：

伯爾得你來看，

我們青年的影子又回到眼前。

找到心靈的鑰匙，

才有幸福的青春，

心靈的鑰匙在河邊，

心靈的鑰匙在樹林，

我們也有過這樣的青春。

(插白：心愛的哈森、加米拉！你們是不是也來找這把鑰匙？)

為什麼不做聲，

抬頭看看我的眼睛，

(哈森與加米拉害羞地低下頭。)

嘆你們已經找到了。

伯爾得等人笑起來，加米拉害羞得想抽身走開。

「加米拉！等一等！」阿肯喚住了她。

「我現在要正式地贈給你們一個禮物。」阿肯說着嚴肅起來，他彈起東不拉唱道：

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就是愛情，

愛情給年輕人帶來了新的生命；

愛情的路上有險峻的懸崖峻壁，

有堅強的意志就能越過這高山峻嶺！

哈森與加米拉緊靠在一起，他們深深地被歌聲感動。

—

一條寬闊的袋形的草灘裏，聚集着人羣，準備為喜事舉行遊藝。

● 阿肯是民間歌唱家。

● 琴。

● 一種自由的歌唱形式。

哈森牽了駿馬從人羣中穿過，駿馬修飾得更加漂亮，頭上繫了貓頭鷹羽毛，鬚毛和尾巴繫成辮結，身軀更顯得明淨光滑。牠霎時吸引了人羣的注意，人們紛紛誇獎着，爲牠閃開道路。

從另外一個方向又擁過一簇騎馬的人，前面是伯爾得和阿肯，後面是穿了嶄新衣裝的加米拉和一些青年男女。

哈森與加米拉的目光碰到一起了，他們投遞着會意的笑臉。

這時牧主居奴斯也走過來，帕的夏伯克和居奴斯的「左右手」達代與烏馬爾等人擁在他的後面。

帕的夏伯克看見了加米拉，他拉住馬入迷地望着。

帕的夏伯克的神情被達代發現了，他湊到跟前說道：「少爺，你寶貴的眼睛又看見什麼啦？」

帕的夏伯克：「多漂亮！要是能娶到這麼一個老婆，真不愧活這一輩子！」

達代：「要是少爺真的喜歡她，我情願做個媒人。」

他們說着打馬走去。

頭目們和一些遊藝主持人驅馬跑上一個高坡，一個主持人拉長聲音喊着：「大家注

意「現在遊藝開始，賽馬的出發！」

隨着喊聲，一匹匹壯馬聚到一起。哈森把一個小孩抱到自己的駿馬上小聲囁託着。其他的小孩也紛紛上馬，幾個騎馬的成年人率領着一匹匹壯馬向賽馬的起點出發了。

草灘裏，姑娘追●開始了。

加米拉騎馬走出人羣，姑娘們擁在她的身後。

伯爾得向居奴斯他們有些挑戰地喊着：「這是我們阿吾力的姑娘加米拉！把你們的小伙子還出來吧！」

衆人也隨着伯爾得的尾音挑戰地喊着。

居奴斯有些窘迫地看看身旁的人，達代正欲出迎，却被帕的夏伯克攔住了。

「我去！」帕的夏伯克說着上馬向加米拉奔來。

阿肯看着帕的夏伯克蠢笨的身姿，湊趣地喊道：「帕的夏伯克公子！你還是戴上皮帽穿上皮襖再去吧！姑娘的鐵鞭子硬得很哩！」

隨着阿肯的喊聲，人羣裏起了哄然的笑聲。衆人閃開道路，加米拉放開馬，帕的夏

伯克緊緊追來。

去路上的帕的夏伯克用放肆的手腳向加米拉調笑。加米拉一眼也不看他，她敏捷地躲閃着，微咬着嘴脣像盤算着什麼。

「喂！加米拉！你幹麼躲避我！我跟你說實話，我真喜歡你。喂！你說話呀！你多漂亮！」

加米拉聽着這些輕薄的話，有意把馬打快一點，帕的夏伯克又緊緊追上來。

到達了回馬地點，帕的夏伯克有些着慌地拉轉馬，加米拉望着他慌張的樣子暗笑了，她抖擻鞭索向帕的夏伯克追來。

她霎時追上了帕的夏伯克，搖晃着鞭子狠狠地抽打着他。

觀看的人們開始喊叫助興。

哈森擠到衆人前面喊着：「好！好啊！」

距離人羣很近了，加米拉看到了喊叫着的哈森，迎着哈森的喊聲她欠起身子，高舉馬鞭在帕的夏伯克頭上虛晃一圈，帕的夏伯克狼狽地用雙手抱了頭，加米拉一鞭落下，帕的夏伯克失聲跌下馬來。

人羣起了笑聲，居奴斯有些失神地望着地上的兒子。